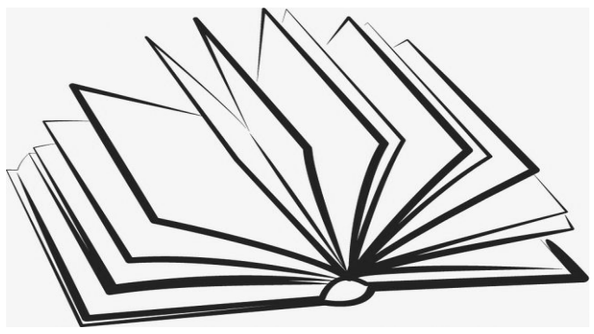

在字里行间行走

劲丰

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正气。 ——习近平

六年前，女儿小学毕业到县城实验中学上初中，为方便孩子就近走读，我们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居住。从乡下往城里搬家时，我首先打点了我的书，妻子说我："你是忘了啥也忘不了书，咱是进城租家给孩子做饭照顾孩子的，你却大摞小摞倒腾你的书，到哪里也忘不了带你的宝贝"。帮忙搬家的人也觉得那好几纸箱的书搬着挺沉挺重，开玩笑地说我是"秀才搬家——尽是书"……

截至目前，我们从乡下进城居住刚满六年，时间虽然不长可是已经搬了两次家换了三个住处，一次是因为先前租住的房子阴暗潮湿，冬天冷的把水缸也能冻的结冰，不得已而搬家。二次是因为孩子从初中考入高中，我们觉得后来的住处离高中较远只好再次搬家。每次搬家书都是必不可少的"贵重物品"。进城几年来，由于县内作者出书相赠和自己买书，我藏书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但是我一本也舍不得丢弃。毛主席说过："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是的，对于每一个爱好读书的人来说，书是必不可少的家当，都把读书当作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读书的，自己也说不清了，仅记得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经常把看了《少年文艺》上的文章讲给伙伴听。随着年龄的增长，读书的欲望越来越强，哥哥那时肯看课外书，每当他带书回家来，我总是趁他不看的时候，钻到被窝里或者在吃饭的时候偷看。我的眼睛高度近视也和儿时不注意保护视力，躺着看书的坏习惯有很大关系。我大舅年轻时上过刊授大学，订有好多文学类书刊，我每次去了外婆家，总是废寝忘食把他的书看个遍，还觉得不过瘾。父亲参加师专函授时，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他的许多文学书籍都是我喜爱的读物，《中国现代作家作品选》等书，我看了不下五次，每一次阅读都有种如饥似渴的感觉，真是一书在手，其乐无穷；捧读书刊，爱不释手。在书的海洋里汲取营养的同时，我的写作水平也不断提高。中学读书阶段，我的作文常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给同学们读，还让大家背诵我的文章，校园里黑板报上时常抄有我的作文。

从初中读书时起，我就试着给报刊投稿，还不知天高地厚般做过作家梦。虽然我的稿子寄出去以后多数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期盼自己的文章能早日变成铅字的愿望一次次化为泡影。可是有时收到退稿也觉得很高兴，心里想着肯定编辑看过我的稿子了，尤其是收到编辑的亲笔回信时，更是激动不已，总认为自己的文章离发表的日子不远了。然而，我的第一篇稿子发表也是二十多岁以后的事了。

初中毕业，参加中考，本想报考师范，但是由于身体原因未能如愿，复读以后报考中专，再次落榜，只好回乡务农，柔弱矮小的身躯在责任田里劳作，真觉得前途渺茫。那些年的冬春之际，农村总要利用农闲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一些干部形式主义严重，喜欢作表面文章，搞形象工程。我身单力薄，干活没有技巧，包村的乡镇干部指着我干的活，对我说："你看看人家们做的活气，看看你的，你怎么真的不会做，连假的也做不来呢"？他们讥讽嘲笑我，我无言以对，只恨自己生不逢时，命运不济。说实在话，就连村上的一些人也在明里暗里说我是书读的多了成了书呆子，是一个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古董"。

回乡一年后，恰逢"普九"攻坚，我们村里的学校要由四年制改为六年制，学校缺了老师，村里就从当年中学毕业回村的学生中挑选自用民办教师，村主任的女儿、村委会计的女儿和我，三个人被充实到了学校教师队伍中。紧张而繁忙的教学之余我没有忘记阅读，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期间也写点生活的点滴，用心记录感悟类小稿子，偶尔有豆腐块在相关报刊发表，还被《长治日报》《北方瓜菜报》聘为特约记者。担任代课教师十年，我辗转三个乡镇六个村，读书看报是我忙余的第一要务，在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精神食粮，体会着读书的愉悦。怀揣着成为一名正式教师的梦想，潜心钻研教学，努力工作，在读书中成长，在学习中提高。然而，因撤乡并镇，学校合并，我被辞退回乡，放牛下田，春种秋收，但是辛苦的劳作之间隙，不忘读书，笔耕不辍，有二百多篇文章在各级报刊发表，被县内读者誉为"乡土作家"，还被吸收为长治市作家协会会员。

时光飞逝，岁月蹉跎。在村里务农一晃眼十七个年头过去了，春秋几度，面朝黄土背朝天与土坷垃打交道的日子里，我读了大量的书，长治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表彰我为长治市首届百名最美读书人之一，我在县内成立了第一个崇尚读书的"沁县读书俱乐部"微信群，此事曾被《山西老区开发》进行报道。我写的稿子多数是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的题材。关于李雨山六年照顾残疾儿子的报道见报后，李雨山夫妇作为道德楷模上报省文明委；残疾农民裴福昌在我的鼓励下，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他二哥裴万福以手足之情、兄长之爱，十几年如一日照顾着残疾弟弟，我把他二人的事迹进行宣传报道后，裴福昌被县委表彰为残疾人自强模范，他二哥被入选长治好人和山西孝老爱亲模范。宣传好人的同时，我也在践行着好人精神，助人为乐办好事。所以，我也被长治市文明办表彰为"长治好人"，我的事迹还被沁县残联干事卫东写成《一位宣传好人的好人》登在 2018 年第一期的《山西残疾人》杂志上，"中国小康网"也以"沁县好人史晋峰"为题对我进行了报道。

知识改变命运，读书成就人生。通过读书、写作，我与县内不少写作者、读书爱好者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生活圈里有了许多"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良师益友。与此同时，我还经常受邀为县内作者修改稿子、校对文章，而且参与了县文联几部书的组稿校对工作。2015 年 4 月，在热心人士的推荐下，我来到了一个单位上临时工，从自由散漫阅读文章到坐在办公室阅读报刊，从随心所欲写杂文散文到在机关单位写公文材料，每天的工作虽然枯燥、忙碌、劳累，但是我仍然不忘学习，一有空就阅读局机关订阅的党报党刊，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与我熟惯的某机关退休干部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劲丰，你是沁县多年来唯一的一名从地地道道的土巴生直接走进政府工作部门写材料的人。"是啊，是读书改变了我的命运，是读书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在单位干临时工每月的工资虽然不多，但是我觉得是读书使我体现出了人生的价值，前几年我被县委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时，也是全县受表扬者中为数不多的农民，可以自豪地说，我的所有的荣誉均来自于读书，来自于在字里行间行走的耕耘。

一路走来，我与书为伴，与书为友，是读书和写作使我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腹有诗书气自华，最是书香能致远。2018 年，我写的《我的电视情结》，在全县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征文比赛中荣获二等奖；我写的《我的环卫情结》在全省职工"走进新时代，当好主力军"征文活动中，获得三等奖，是全县唯一的参赛获奖者，手捧获奖证书，我百感交集，是读书给我以奋进的力量，是读书使我收获创作的喜悦。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我将无愧于"长治市首届百名最美读书人"这个荣誉称号，与书相约，结缘一生。与书为友，享受美好，我愿永远做个"书呆子"，用奋斗谱写人生芳华。

（此文获 2019 年山西省残疾人"我与阅读"主题征文比赛一等奖）

沁州诗苑

陈保柱

七律·北海赏荷

胜日群贤约九盟
湖滨两岸起诗情。
红荷染透三山径，
碧浪醺浓五路旌。
带露和风迎渡客，
凝芳玉月照归程。
烟波浩渺连天际，
满目离奇一梦惊。

七绝·走马岭怀古（新韵）

白墙黛瓦映双瞳，
旧画新描战备容。
栈道不识游客影，
楼高难掩杏林红。

七绝·西湖晚归

山花妩媚客归迟，
碧叶亭台滞去时。
向晚湖清波有韵，
朦胧月影寄香诗。

七绝·与诗友北海赏荷

朋邀小坐坝堤东，
碧水珠晖透绿桐。
抛却浮华谁似我，
轻摇荷扇曳熏风。

七绝·客过北海荷塘

数里荷塘数里红，
花丛鹮落戏声隆。
迎风翠柳舒衣袖，
沐浴残阳赏钓翁。

七绝·夏晨听雨

淅淅沥沥似弹琴，
惬意晨曦降甘霖。
洗去炎凉心自淡，
花馨叶绿赋诗吟。

七绝·俯瞰桃园移民新村有寄

世处深郊少旧闻，
村缠玉带眼观云。
青峰染墨随烟去，
数栋红楼映绿裙。

秋风萧瑟忆慈父

文 / 王彦军

五年来，我一直在努力控制自己，不敢去打开心田里的那扇门。只要开启一个小小的缝隙，深切的怀念就会夺"门"而出，恣意汪洋，把我无情地淹没。我不愿面对，更不敢追忆。但一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的时光流逝非但没有冲淡我们对您的怀念，反而把这份深情积淀成海。萧瑟秋风今又起。在您五周年忌日即将到来之际，我终于勇敢地打开了怀念的闸门。父亲，您让我真切地体会到岁月的无情、老天的不公，语言的苍白、文字的无奈。

父亲是个勤劳俭仆的人。劳碌奔波、辛勤劳作贯穿了他的一生。上世纪三十年代早期，父亲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是长子，下面有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兵荒马乱中，他刚断断续续地上了一年多学，爷爷就得急病去世了。爷爷弥留之际凄苦、留恋和期望的眼神深深地镌刻在这个刚满十三岁的少年心头。面对缠着小脚的母亲、四个饥饿的弟妹，心如刀绞的父亲辍了学，开始了自己近六十年的犁耧耙杖、开荒拓地、春种夏养、秋收冬藏的生活历程。那些年，最困难的时候，全家人一年仅吃了半斤盐。生活的重压之下，年幼的父亲像一头憋足劲的牛犊子，拉着那个风雨飘摇的家，一步、一步地向前挣扎。多少辛酸和泪水，被他悄悄地咽进肚子里。父亲从来舍不得为自己乱花一分钱，衣可御寒、食可果腹即可。他把挣来的、挤出的、攒下的全部奉献给他的家庭和亲人。正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勤俭节约，使我们一家逐渐摆脱贫困。年复一年的劳累，让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头发变白、皱纹加深、腰背弯驼、牙齿脱落，直至疾病缠身。我们诅咒岁月的无情，却无法挽留时光的脚步。

父亲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在把土地打理得井井有条的基础上，父亲自学了泥瓦工和编织手艺。他的瓦工手艺在附近十里八村很有名。那年头，老百姓盖房用不起水泥砖块，根基都用石头打，墙用土坯垒。父亲砌的根基紧密稳固，垒的墙平整牢靠，几十年都不变形，乡亲四邻修房盖屋都爱请他去。每年农闲时节，父亲就会背着干粮到三十多里外的深山里住几天，割粗壮均匀的荆条，一挑一挑担下山，用马车拉回家。然后，用大石头把这些荆条压在村前的小河里浸泡几天，捞回来晾晾，就能编筐子了。那时候，最令我们乐此不疲的是翻开父亲捞回来的荆条，在里面寻找钻进去的小鱼与河虾。父亲编筐子每天都是在夜里，——白天他还要到地里劳动或外出做工。当我们半夜一觉醒来，他还在昏暗的灯光下编织着。他的两手冻得红肿，又崩满裂缝，鲜血直流，用布条包一下，接着编。实在饿急了，就啃两口冷窝头或胡萝卜。人们都称赞父亲编的筐结实、精致，但只有我们明白，那些筐的每一根、每一缕荆条上都浸染着他的汗水甚至鲜血。

父亲是个目光长远的人。尽管读书不多，但他有一个朴素的远见：只有多读书，才能有出息。五、六十年代，父亲省吃俭用供叔叔读了技校，供三姑上了沁县中学。这在当时的农村，几乎是石破天惊的事。随着我们姐弟五个的出生，家里陷入更深的困境中。因为老房子不够住，父亲浮肿着身体，在干完农业社里的农活后，抽空一块一块地自己打土坯，一担一担地从河里捞河光石，一根一根地买木料，一点一点地盖起五间土坯楼房。接着，又一个一个地供我们姐弟五个读书。贫贱夫妻百事哀。尽管父母二人齐心协力，辛勤劳动，精打细算，还是无法填起家里深不见底的穷坑。为了供大姐读书，父亲先后五次卖掉了准备盖房的木料。七十年代末，十二岁的二哥考上重点中学，他背着干粮住进深山割了四天荆条，卖到漫水鹿场，才凑齐十一块钱上学费用。九十年代初，我考上师范学校，他又贷了四百元钱，把我送进学校。再苦再难，父亲都咬紧牙关，没有让我们一个人失学。

父亲是个宽厚慈爱的人。改革开放前，父亲是

农业社里的队长。他从来不高高在上，拿五作六，更不会以权谋私。每天分配好队里的劳动任务后，他总是冲在劳动队伍的最前列。队里的人都很信服、尊敬他，他所带生产队的劳动成果也总是远远地高于其他生产队。在做泥瓦工时，他不喝酒、不喝茶、少抽烟，不喜欢歇息，总是从早到晚干个不停，工钱也总比别人低，乡亲都称赞他"好侍候"。每年册村清明会的时候，父亲都会把他编的筐、篮子和箩头装满马车，拉到会上去卖。由于质量好、价格适中，每天都是一会儿就被抢购完了。那几天，我们每天都会在村口望眼欲穿地等父亲回来，他也总会给我们买回喷香的干馍或麻花来。父亲木讷寡言，但记忆力奇好，脑子里储存着数不清的神奇故事。我们姐弟五个及我的几个侄子、外甥，都是骑在他肩膀上、听着他讲故事长大的。我在家里排行垫底。在我模糊的记忆里，父亲不论在哪里，都带着我这只"小尾巴"。我总是骑在他的肩膀上，——父亲的肩膀是那样地宽厚、温暖！

父亲是个刚强坚韧的人。年近古稀的时候，他仍然坚持每天到地里劳动，仍然帮乡邻去修房盖屋。家里养着五六只羊，每天凌晨三四点钟，父亲就赶着羊出去放牧，直到早饭前才沾着一身露水回来，羊已经吃得腰滚肚圆。他匆匆吃点饭，又到地里去侍弄庄稼。其实，那时他已经有了脑梗的征兆，经常头晕、腿软、脚肿。但他隐忍着，不说，不愿给孩子们添麻烦。直到七十岁那年冬天，病情突然发作，右半身偏瘫。那时，我们才知道父亲的病情有多严重，才衡量出儿女对父母的爱与父母对儿女的爱相比有多大的差距！经过半个多月的精心治疗，父亲出院了。倔强的父亲坚持锻炼，由需人搀扶，到独自拄拐，再到撇开拐杖。后来，他还不顾母亲和我们的劝阻，坚持到地里拾柴禾，干点力所能及的农活。正当我们对父亲的关心再次麻痹时，他却突发脑溢血溘然长逝。父亲走的时候，身边只有母亲，让我们姐弟几个抱憾终生。在他走的头一天，我们几个回老家收秋，临走时，父亲还和我们道别，没有一点征兆。接到噩耗后，我们痛不欲生，失声恸哭。寒秋中，我们像一片片失去树干的落叶。父亲入殓的时候，我用脸最后一次贴了贴他不再温暖的脸。从此，我不再惧怕生与死的距离。

父亲，没来得及住进儿子宽敞的新房里，没来得及享受儿女更多的孝敬，您就带着亲人们无尽的遗憾，匆匆离去了。您虽然只是一介老实巴交的农民，但在我们心中却是最伟大的：在您走过的七十五年岁月里，没有索取，只有奉献；没有语重心长的言传，只有无时不在的身教。您让我们懂得什么是爱，什么是担当；让我们懂得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今，母亲虽年近八旬，体弱多病，但神清气爽，精神矍铄，儿孙绕膝，尽享天伦。您的五个儿女家家长慈幼孝，和美幸福；个个工作努力，积极向上。此生，作为一名儿子、兄长、丈夫、父亲，您值了！

父亲，如果有来生，我愿恳求上苍，让我做您的父亲！我想：这辈子，我们对您的回报太少太少了。只有做您的父亲，才有可能真正回报您此生对我们的无私父爱！父亲，您若有知，当不怪儿子不孝吧！

写于 2013 年 9 月

母亲节随想

曹永芳

自从有了"母亲节"这个节日，我每年都要千方百计赶回乡下陪老妈过节。今年母亲来城居住，方便了许多，我们可以随时过去看望她。

记得去年母亲节，我关了店门匆匆奔赴于乡下陪妈妈过节，一路上堵车，回到家已经是中午时分。老妈为了招待我，早早就出门摘洋槐花，挖野菜。看着她拎着沉甸甸的篮子风尘仆仆地赶回来，微驼的背努力地支撑着，手指还被树枝划破了口子；闻着槐花淡淡的清香，我忍不住泪眼婆娑。当我准备启程的时候，妈妈已经把各种野菜摘好煮熟，一份一份装进袋子里让我带上分给姐弟们吃。

长年居住在乡下的老妈，虽说已经跟着我们进了城，可村里那些春耕秋收的农活她还是念念不忘。春天的时候，早早就想着回去刨地耕种，修整菜园，挖野菜，摘槐花；夏季也不忘回去除草，施肥，扎秧，嫁接；到了秋天，返乡的脚步就跑的更勤快了，收割庄稼，打酸枣，采蘑菇，一样也不能落下；即使到了冬天，她也要三六九回去看看。

母亲的农务活样样精通，但是更偏爱养鸡，到城里住也要想方设法带着她的鸡伙伴们一起走。为了满足她的心愿，我们找了个即将废弃的破房子刚好安放下她的心肝宝贝，还搭建了个临时喂鸡棚，打趣的称为"养鸡办公室"。安顿下来后，母亲更是精心喂养。她每天都要去菜市场捡回菜叶子切碎，再去附近的饭店挑上剩饭回来和谷糠搅拌起来一盆一盆倒进鸡槽，还要按时饮水，喂各种预防性的药物，冬天还要给鸡棚盖上一些旧棉被，真是不亚于养一群孩子。

当然，鸡蛋也是一年四季从不间断。然而母亲从来不吝惜自己的劳动成果，整天打点着这家送一篮，那家送一筐，看望病人时，她的土鸡蛋更是派上了用场。除此之外她还喜欢看书，听歌，绣鞋垫。《特别关注》是她的最爱，古老的红歌还能哼出几首，外甥们的婚嫁鞋垫她早就一双双准备得整整齐齐放在箱子里……

最近，77 岁的老妈还学会了玩微信，尽管一幕幕闹剧笑得我们前仰后合，但是我们从心里看到了老妈的进步，读懂了她的快乐和满足。虽然老妈的思想有些守旧，固执和偏激，但是，我们姐弟也都像妈妈爱我们一样包容她，呵护她，接纳她，尽力表达自己的爱意。

临近母亲节听着一篇篇因为没有了母亲而伤感失落的文章，我暗自庆幸我的老母亲还健在，还能陪着我们同享各种快乐，我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今年的母亲节，我带老妈去超市转了一圈，买了各种她爱吃的小食品。虽然我没有捧着一束康乃馨站在老妈的面前说"妈妈，我爱你。"但我陪着妈妈听歌，看我院子里种的鲜花，翻看一张张老照片，吃一顿香喷喷的饺子，洗一个舒服的热水澡。

爱的方式有千百种，而我却是最普通的那一种……

麦子，逝去的乡愁

文 / 王建明

如今，在乡村很少见到麦子。从袋子里倒出来的白花花的面粉都是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生产的。前年在景村水库北侧见到一半亩小麦，像是偶遇文物，急切切地带着未圆锁的女儿，看个稀罕，讲解一下逝去的乡愁。

"三伏有雨多种麦"，处暑和白露之间，拉一头老牛，扶一张木犁。一个在前开沟，一个在后播种。这些看似粗笨的农活，都必须有一定技巧，会扶犁点种的好受苦的，大把式才能完成。我家那三亩薄田每年都是父亲赶牲口，栓狗大爷溜籽。栓狗大爷左胳膊挎个竹篮，里面盛麦种，麦种为防虫子，防霉变拌有农药，总有刺鼻的味道。右手抓一把种子，虎口朝下对准刚开好的土壤湿润的犁沟里，大拇指不停地在食指中指间来回滑动，温顺的籽粒顺次落入沟中。整块地种完，一耱一耙，覆上土。在地边，抽支旱烟，满心希望有个全苗全垄。如果天旱或是回茬过了白露下种，上冻了出不来苗，叫"布蛋麦子"只能等到来春生发了。

"过了清明节，麦子苦住脚。"春天，麦子返青了，这时的北方还是苍黄待绿，麦子早已绿油油的一大片，这里风景独好。孩子们准会在麦田里活动，有时遇见野兔，追得他们漫山遍野跑。孩子们的嬉笑声是廉价的，不用任何玩具，愉快地笑声弥漫了整个春天。麦田里杂草很少，麦苗经过三冬严寒，杂草还未露头，麦田已蔚然成势，杂草遮在地荫里长不成气候。

拔节，抽穗，扬花，灌浆。小满时节，麦子蜡熟，黄绿相参。麦芒怒发冲冠，麦穗饱满挺拔。也就这时，尚在年轻的父母拿出挂在窗户上的镰刀。割麦的镰刀叫杏镰，刀刃薄，锋利。锻打的月牙形镰片，夹在木头把前段，象数字"7"在拐角处有个眼，用钉贯卡在木把上。镰刀像半个粽叶，平面是薄刃，弧面厚是刀背。拐角处细，用个铁圈掴住。父亲端来水，磨好镰，发锈的镰刀一经打磨变得锃光瓦亮，寒气逼人。

"秋忙夏忙，秀女也下场。"割麦，收麦，打麦称做"龙口夺食"。好几户凑成组，割了东家，割西家，忙碌着，但高兴着，每个人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天刚亮，三五成群来到地头。父辈们不慌不忙地开始收割。走在最前的叫"拉垄子"，割得最快，左手把麦，右手用镰拉，"噌"的一声，把麦子割起，顺势码放在身后。再往前走，有节奏地重复动作。一会儿割出一条通道，后面的人从左到右一个接一个开始割。这时太阳毒辣辣的炙烤着麦田。天越热越得赶紧收，不能消停。我年少不懂事，为什么不等阴天割，受这日晒火烤的苦罪？因为天热麦秆干燥，好割。天阴，一怕连阴天，麦穗发芽。二怕潮湿麦秆有韧性不好割，连根拽起。唉，心忧炭贱怨天寒，明知天热趁热割。快到中午，麦子割起来了。把麦子捆成捆，用车子拉回打麦场。晾晒，翻打。

打麦子，也得一个晴朗天，早起把麦捆解开，握住麦穗抖开，晾晒。打一场翻一场。最后用木叉挑去麦秆。场上只剩麦粒儿和麦芒。用扇车吱吱呀呀扇上半天。颗粒饱满的麦子堆成小山。一年的辛苦一年的收成就在眼前。帮忙的乡亲们都会说几句好听话，今年打的不少。尽管都知道有水分，可谁也不会较真，在麦场上只能多说不能少说。朴实的心里总是对生活充满希望，祈盼年年风调雨顺，粮食满囤，五谷飘香。

打完麦子，还得晒场，除去水分，好保存，好交公粮。

再后来，有了机器，机种机收机打。生产力发展极大解放了劳动力。大批农民走出大山，走入城市，当起一代又一代的农民工。麦子由于产量低，被玉米谷子代替。所以很少见到麦子。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犁耧耙耢，碌碡石礅，簸箕锹镢，牛车马套一些农具逐渐消失在记忆中。只有那乡愁，父辈们沧桑的脸，厚茧的手，永远铭刻在心中，呼唤我的良心，不能忘却历史。留住乡愁，开拓崭新的未来。